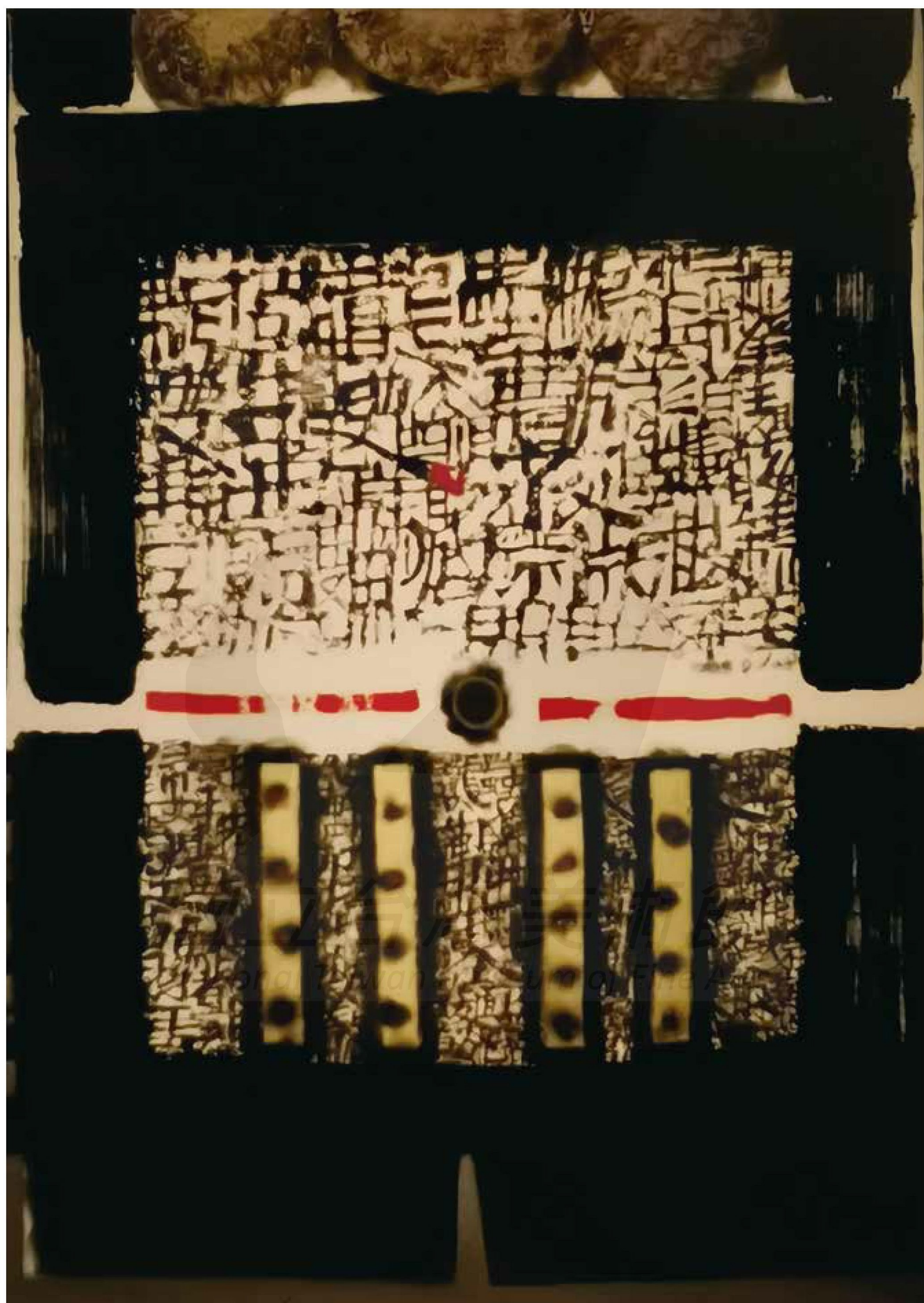




3.

海與藝術世界

十歲離開四川到臺灣，因為他想，去臺灣，可以看海，就跟著父親來了。一個簡單想看海的念頭讓他來到這個島上。踏過童年、少年、青年；讀完小學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學。島上十餘年，看過多少次海？沒有算，但就要離開這個島到歐洲去探求另一個知識世界。是成年了，要結婚。彭萬墀跟藝術系同窗四載的段克明訂了婚、結了婚。新婚的新人要自基隆乘船經臺灣海峽南下到香港，由香港上郵輪航南中國海到西貢、新加坡，然後將穿過麻六甲海峽到斯里蘭卡的可倫坡、印度的孟買，再跨越廣大的印度洋到亞丁灣的吉布地，經紅海穿越蘇伊士運河入地中海，終點是馬賽，法國，歐洲。這對東方年輕藝術愛好者，看了一個月的海去到西方。看海並不是目的，是跨海過洋去求藝術新知，去探看如海如洋的藝術世界。



【本頁圖】

1965年，彭萬墀與段克明結婚合影。

【左頁圖】

彭萬墀，〈書法的組成〉，1966，
油彩、畫布，100×81cm。

香港・孟買・馬賽・巴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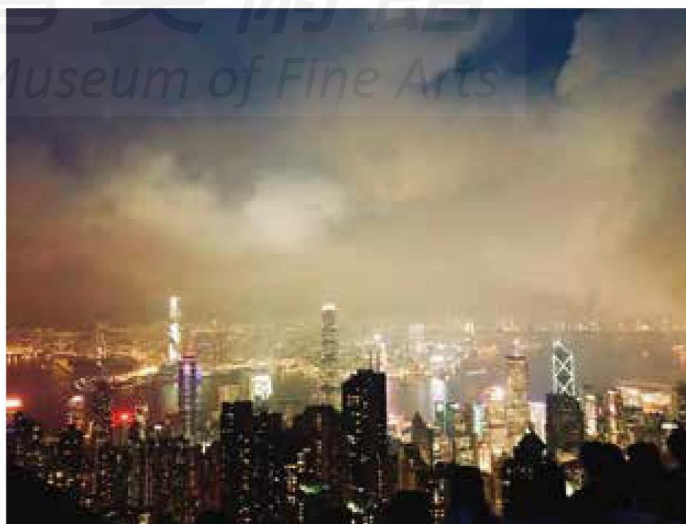
由劉河北修女與同班同學席慕蓉的幫忙，彭萬墀申請到比利時皇家藝術學院的入學許可。1965年8月8日，他與段克明舉行婚禮。8月19日，兩人自基隆搭「四川輪」，海上航行兩天三夜到香港，預定由香港乘法國郵輪到馬賽，然後乘火車轉到布魯塞爾。他們先在香港等法國簽證，法國簽證沒有下來就不能上船去馬賽。兩人住到訂婚證婚人——當時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的虞君質先生家中。同班畢業回香港工作的蔡浩泉、沈春莘天天來陪他們，帶他們看當時臺灣還沒有的香港花花世界。他們乘墨綠色電車、紅色雙層巴士看北角、旺角、皇后大道，乘登山電纜車上太平山，遊九龍荔枝角的荔園遊樂場。入夜，港九渡輪上見大小船隻如燈火流走海面，岸邊高樓透亮著燈光。半山上的亮燈有如寶石般綴滿閃爍，鑽石山真如其名。香港亦如其名，水果店蘋果葡萄橙桔香，西點麵包店香草椰子奶油香，近海的風吹來海的鹹香，連帶小街小巷上鹹魚鹹蛋的怪異香，香港的雜陳味道總會留在過客的記憶裡。然而香港的佳妙只是旅程的序曲，他們更等待法國領事館簽證下來好上到航往歐洲的郵船。一個星期過了，船就要開，簽證再不下來就只有退掉船票，改買飛機票直飛布魯塞爾。巧在前一個下午，法國簽證及時來到，兩人次日順利上船。

[左圖]

從昂坪纜車俯瞰香港灣一景。
圖片來源：黃怡綺攝影提供。

[右圖]

今香港灣夜景。圖片來源：黃怡綺攝影提供。



新婚小夫妻沒能同在一個艙房裡，因為男女分開的三等艙經濟許多。克明說，沒關係啊，各人先自由自由。她跟一位帶著兩個孩子的年輕法國太太睡上下舖，用英語聊幾句，也先認識一下歐洲人。這裡還先認識要成為謝里法第一位夫人的馬翠萍；一位住在法國的華僑跟彭萬墀聊上，這位先生說：「法國很好，特別對你們學藝術的人，為什麼要去布魯塞爾？就到巴黎吧！」船上一個月，大家吃喝玩樂一起，天天看海並不無聊，甲板上總看到海上飛魚成群飛過。郵輪由香港經西貢（今胡志明市）、新加坡，到了港口，船要停一天半天卸貨裝貨。乘客可以下船進入城市——當然你的護照得要是可通行的。萬墀、克明在西貢、新加坡都下了船，看這有華人、有華人文化的東南亞城市，也親切也新鮮。



新加坡港昔日的知名地標魚尾獅。圖片來源：周亞澄攝影提供。

船經錫蘭（今斯里蘭卡）可倫坡到印度的孟買。孟買，這個印度的大港口，又是印度、伊斯蘭、葡萄牙、英國文化集結的大城市。彭萬墀下決心，要趁機會認識一下。但是中華民國護照此時此地不通，怎麼辦？一位同船韓籍旅伴自告奮勇將護照借給他。反正東亞人的面孔南亞人看不清；克明無護照可借，只有待在船上。萬墀隨一小批人上岸，好熱鬧多顏彩的孟買！但顧不得看了，聽說這裡有最著稱的威爾斯王子博物館（Prince of Wales Museum），應該趕去好好參觀。果然，滿博物館的雕塑品，特別是象島洞窟石雕、古吉拉特邦的石雕、犍陀羅石佛雕、尼泊爾的黃銅佛雕；大批的袖珍細密畫、陶器、裝飾藝術、武器、海洋文物；還有歐洲繪畫藝術，太精彩了！彭萬墀看了可真是流連忘返，同船多人繞一圈博物館紛紛回到船上，他還一直在館裡轉著。船就要起錨開航，段克明急了，萬墀可趕得回船？船鳴鳴鳴笛之前，總算見他氣喘吁吁跑回來，大郵輪再向西行。新婚海上蜜月驚險插曲！



1965年，彭萬墀、段克明搭乘法國郵輪「寮國號」遠赴歐洲。

經吉布地不敢再下船，過到紅海經蘇伊士運河就見地中海，馬賽港在望。海上三十一日，1965年9月20日清晨，法國寮國號（Laos）大郵輪停泊法國南方馬賽港。這個法國著名影星莫里斯·雪佛利（Maurice Chevalier）與李絲莉·卡儂（Leslie Caron）主演的電影《春江花月夜》（Fanny）裡的大港市，萬墀與

克明來不及停腳，就匆匆拖著行李買火車票，北上巴黎。

巴黎遠東學生中心，過去曾到四川傳教、能說四川話的蘇神父與他的表妹祕書奧思海小姐接待萬墀與克明，非常熱誠。他們的辦公室在盧森堡公園對面斜斜的坡路上。奧思海小姐帶他們到盧森堡公園另一頭的學生宿舍，在這裡遇見了臺大外文系畢業又喜愛美術的李明明、金戴熹；早一年來的同班同學何順榜、徐維平來看他們；高兩班的李文謙、廖修平、謝里法都見到了；還有夏陽、蕭明賢當時都在巴黎。這麼多藝術朋友在此，萬墀跟克明說，我們也就留在巴黎吧，不去布魯塞爾了。

當然，迫不及待去看美術館。羅浮宮、印象館、巴黎現代美術館看下來，彭萬墀更想，怎麼可以離開巴黎？看了琳瑯滿目各式各樣的畫，手也發癢了急著要動筆。但宿舍的房間究竟小，正好廖修平說：「到我們賴比瑞亞酒店（Hôtel Libéria）的旅館來住，那裡比較寬敞，可以畫畫。」太好了，就把沒有完全打開的行李由宿舍搬到旅館。馬上去買畫材，克明幫忙把畫布釘上內框，彭萬墀就鉛筆、油畫筆動起來。過一些時日，同學朱寶芬說她住的那棟樓有個閣樓空出，可以去住那邊。萬墀和克明就又搬到德朗布爾路（Rue Delambre）。這裡可算是他們第一個小家，而且儼然像個畫室。

住法國要辦居留，這時李元亨也到了巴黎。兩人商量到巴黎美院註冊可以拿到學生證，好辦手續。素描、繪畫兩人都很熟悉了，就學雕塑



1965年，右起：彭萬墀、段克明、吳淑真、廖修平於盧森堡公園前合影。

吧！於是李元亨、彭萬墀進了巴黎美院雕塑教室，克明註冊學法文。就這樣在巴黎待下來，而且一待幾十年。

短暫抽象畫的延續

彭萬墀落足巴黎的1965年，巴黎和大西洋對岸紐約的新藝術，由美術館、畫廊所展，藝術家所談，皆是抽象、抒情抽象、抽象表現主義、繪畫性抽象、幾何抽象、後繪畫性抽象（繪畫性抽象之後的抽象）、色面藝術、硬邊藝術、歐普、光動（**Kinetic Art**，又稱機動、電動藝術），再則是美國的普普藝術（包括新達達、集合藝術），法國的新現實主義等，一連串新辭彙與圖像在彭萬墀的眼耳中。





彭萬墀，〈孩子與紙飛機〉，
1965，油彩、畫布，
55×46cm。

巴黎美院雕塑教室去了幾次，彭萬墀發現自己還是比較喜歡畫畫，就大部分時間待在家裡畫畫。畫什麼呢？知道巴黎抽象畫仍當道（不論那種抽象），想自己在臺灣做的一些抽象嘗試也應還有繼續挖掘的可能。想要畫畫了，面對釘好的畫布，畫筆一動，似乎線與色就自然構成色塊與分隔的色面。當然，畫家是應該有意志的，普普可能的用色、光動藝術對光的處理，此時也已打入畫家的意識。於是意識成為意志，帶動新意念的表現，如後來畫家的女兒彭昌明所追述：「他就創作了不少

[左頁圖]

彭萬墀，〈段克明畫像〉，
1965，油彩、畫布，
41×33cm。

這張畫是彭萬墀到巴黎後的首張畫作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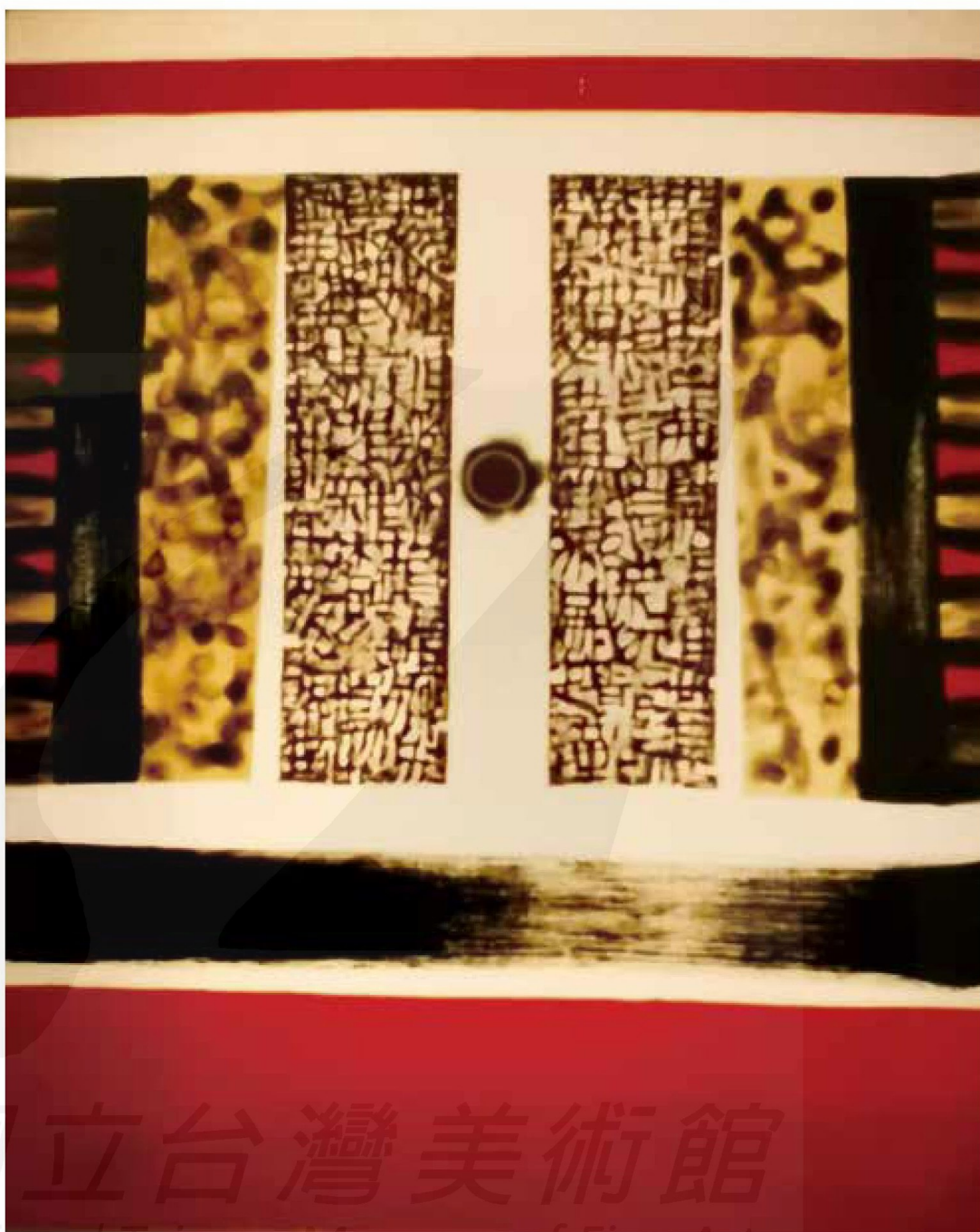
彭萬墀，
〈綠、黃、黑的組成〉，
1965，油彩、畫布，
97×130cm。

抽象的構成，構圖的色彩令人感到傳統京劇中的黑、白、金、紅等鮮豔的色彩，在畫面肌理上也嘗試著焚薰的特殊技法，融合了硬邊抽象的時代語言，表現出特殊的抽象性象徵效果，在風格上既現代又富民族特色。後來又放棄複雜的技法，回歸到純粹美術語言的追求，即放棄繪畫，改向純粹形與色的立體結構裝置。」

席德進此時在巴黎，來看畫。幾次看畫以後，歡喜地對彭萬墀說：「一定大有可為。」席德進是個對畫十分熱情、十分敏感的人，他能夠喜歡別人的藝術。他喜歡夏陽的畫，也喜歡這時候彭萬墀的畫，而他自己在嘗試一些新方向。席德進又是心胸寬廣的人，他帶彭萬墀看巴黎大小畫廊，把他知道的巴黎畫壇情形及經驗全都說出。

〔右頁圖〕
彭萬墀，
〈黃、黑、金的組成〉，
1966，油彩、畫布，
100×81cm。





彭萬墀，〈黑、紅、金與書法的組成〉，1966，油彩、畫布，100×81cm。

巴黎第七區大學路有一個「大學畫廊」，擁有多位抽象畫家。此時杭州藝專畢業，曾是臺師大教授的朱德群也屬此畫廊。彭萬墀請了畫廊主持人到住家兼畫室的閣樓來看畫，主持人看了馬上表示願意為他開展覽，這是1966年，來法的第二年，彭萬墀有了在法國的第一個展覽，展出抽象畫。開幕式當天，朱德群也到場。朱先生誠懇地給他意見，大家



彭萬墀，〈金屬與紅色管在黑色背景上〉，1966，複合媒材，92×73cm。

相談甚歡，往後保持了聯繫。因朱德群曾是師大的老師，彭萬墀也把他看成長輩。

在此之前，有一日，彭萬墀進到一家咖啡館，見兩個中國人在那裡談話，就趨前打招呼。兩位先生問他哪裡來？他說臺灣來的，並自報姓名；兩位也自我介紹，他們即是熊秉明與周麟。周麟在中華民國駐法大

使館工作，對藝術十分關切熱心。熊秉明原自西南聯大哲學系畢業，到巴黎後受羅丹啟示進入雕塑領域。熊秉明十歲時就曾隨數學家的父親來過巴黎。法文、英文、德文都非常好，博覽藝術群書。他雕塑之餘，書法論及其他藝術論的著作也深入精湛。他那時的夫人是瑞士人，是著名教育家裴斯塔洛齊（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）的姪孫女兒。他們在瑞士有渡假屋，請了彭萬墀一家人到瑞士，帶他們看瑞士的湖光山色，看瑞士的藝術朋友。較後，熊秉明介紹程紀賢給彭萬墀。程紀賢原學音樂，後來對中、外藝術史感興趣，又從事文學創作。那段時候，三人經常在一起談論藝術。

抽象畫展後的一年，萬墀和克明的一對雙胞胎女兒誕生。此時彭

1979年，左起：楊允達、熊秉明、彭萬墀、林風眠、朱德群、段克明、董景昭、馮葉於朱德群畫室合影。圖片來源：王曼詩攝影提供。



萬堃夫婦已離開住的閣樓，搬到醫院大道（Bd. de L'Hôpital）的兩小間公寓。先有劉國松來，後有莊喆、馬浩夫婦帶著一女一兒歐美行來到巴黎，大家住在一起。五月畫會舊友重逢，有話說不完。

1968的5月，響動世界的法國「六八學潮」爆發，全法陷入不安定狀況。廖修平、謝里法、夏陽、江賢二、柯秀吉、張南星、蕭明賢相繼赴美。席德進在此前已回臺灣，巴黎期間，他到蒙馬特山上為人畫像，很能生活。回到家中自己創作，他把一些水彩畫給彭萬堃看，彭萬堃認為他應該回臺灣，回去畫淡水河的美景，席德進果然結束巴黎生活回到臺灣。他開始畫些臺灣山巒鄉野民居，也到金門畫閩南古厝，對臺灣鄉土性藝術顯著的提供了一個面貌。彭萬堃說：「席德進因此進入臺灣也

1979年6月，右起：彭堃堃、段克明（立者）、卓以玉（坐者）、彭萬堃、陳建中、陳琨妮（後方坐者）、裴斯塔洛齊（前方坐者）、熊秉明（坐者）、柯錫杰合影於巴黎熊秉明寓所。圖片來源：許芥昱攝影、藝術家出版社提供。





巴黎羅浮宮博物館一景。

是中國美術史。」

走的走，來的來。彭萬墀、段克明一度也想回臺灣，但是何順榜、徐維平還留下來，侯錦郎到了、侯美智也到。1969年，陳英德和學音樂的女友張彌彌也來了，接著是曾仕猷、吳以玲，然後是鍾慶煌、洪俊河，還有一些香港來的畫友。又熱鬧起來，還是繼續留在巴黎吧！

難捨羅浮宮

最令彭萬墀難捨巴黎的還是羅浮宮。到巴黎的第二天就急著去看了。師大期間，廖繼春老師應邀赴歐美考察，回到學校教室對學生說：「新藝術並未使我吃驚，是古藝術讓我驚倒。羅浮宮裡，不要說文藝復興前後，就是18、19世紀的新古典浪漫主義繪畫都令人佩服。就只看大衛〈拿破崙加冕〉巨構中，景的架構、人物的安排、衣裝的質感，連地面的處理，都很了不起。」彭萬墀來法國雖然開始作抽象畫，還是經常要到羅浮宮。不是報到而已，是有系統地，仔細地看。

「羅浮宮是世界最宏偉、最富盛名的博物館之一。」這是所有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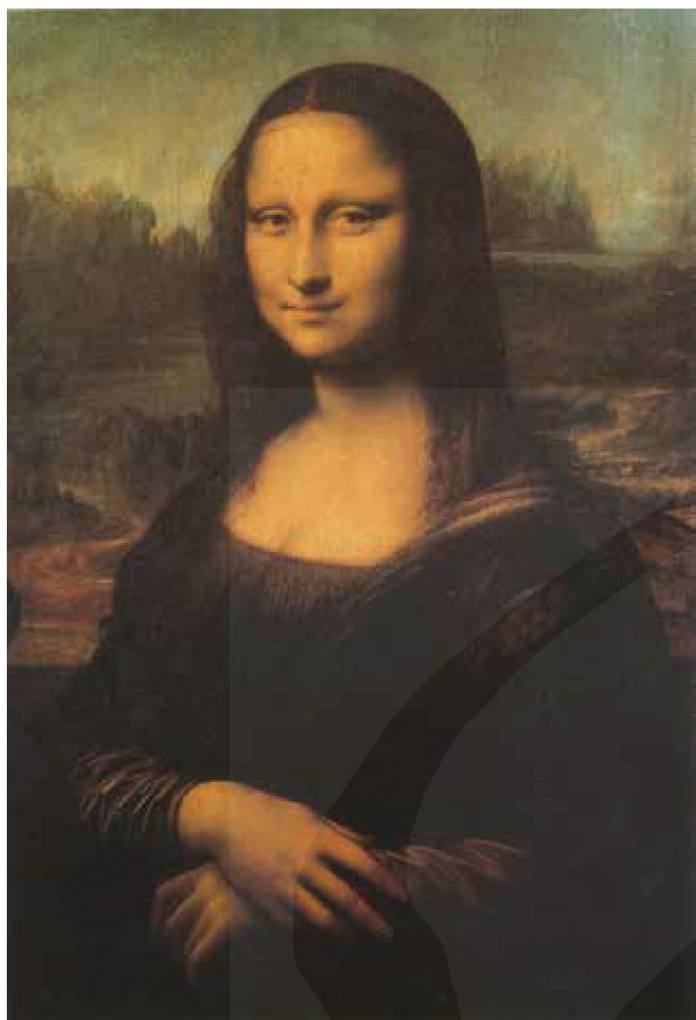
〔左圖〕
羅浮宮陳列繪畫作品的長廊。

〔右圖〕
1965年，左起：彭萬墀、段克明、徐維平參觀法國羅浮宮，於展廳內留影。

談起羅浮宮的第一句話。原是法蘭西王菲利普·奧古斯都（Philippe II Auguste）於12世紀起建的一座城堡；14世紀查理五世（Charles V le Sage）改為法王居住和主政之處；後漸又失去王室居所的作用；到法郎索瓦一世（François I）才又將羅浮宮恢復為國王在巴黎的行宮，收藏品逐漸形成規模。隨著歷代整修，自亨利四世（Henri IV）起，為王室工作的藝術家和工匠便居於此。路易十四（Louis XIV）時，將美術、雕刻、建築學校也遷入羅浮宮。以博物館形式向公眾展示王家收藏則是路易十六（Louis XVI）提出的計畫。到1793年，法國第一共和拿破崙·波拿巴（Napoléon Bonaparte）執政時開始整治，才正式宣布對民眾開放。

彭萬墀來巴黎的1960年代，還沒有貝聿銘為羅浮宮入門設計的玻璃金字塔，還沒有分設非洲藝術部、美洲藝術部和大洋洲藝術部及伊斯蘭藝術部。那時有埃及古代藝術、希臘、伊特魯立亞、羅馬藝術及東方古代藝術品的部門。當然自第一執政到稱帝的拿破崙·波拿巴、復辟的路易·菲利浦（Louis-Philippe I）到第二帝國拿破崙三世（Napoléon III）以來整理出的歐洲雕塑、繪畫的幾個長廊最為顯著，另有藝術物件及圖形藝術廊等。

羅浮宮是一部藝術大百科全書，藏有三十萬件以上的藝術品，經歷八個世紀法國王朝的建設與收藏，特別是法郎索瓦一世和路易十四收藏了極多的法國、義大利和法蘭德斯的作品，路易十四又購買了大量荷



〔左圖〕

達文西，〈蒙娜麗莎〉，
1503-1506，油彩、畫板，
77×53cm，
巴黎羅浮宮博物館典藏。



〔右圖〕

左：米開朗基羅，
〈反叛的奴隸〉，1513，
大理石，高215cm，
巴黎羅浮宮博物館典藏。

右：米開朗基羅，
〈垂死的奴隸〉，1513，
大理石，高229cm，
巴黎羅浮宮博物館典藏。

蘭（當時的低地國）、西班牙、德國的繪畫。博物館共有歐洲繪畫八千餘件，觀眾如何全部看完？彭萬墀常到訪羅浮宮，常看的還是繪畫部門，但怎麼看？

一般人到羅浮宮，最先急著要看〈蒙娜麗莎〉，這世界最有名的一幅畫，李奧納多·達文西繪於1503至1506年。由於法王法郎索瓦一世之請，畫家自義大利米蘭來到法國羅瓦河城堡居住，將此畫帶來，後來送到羅浮宮。在羅浮宮義大利繪畫長廊，達文西的作品還有〈洞窟聖母〉、〈聖母、聖嬰和聖安妮〉等；大學時代，彭萬墀擁有一本俄國作家梅瑞斯屈可夫斯基（Dmitri Mereschkowski）的《諸神復活——達文西傳》，一直帶在身邊，一讀再讀，成為良伴。這本書早給他文藝復興時代的印象。



【左圖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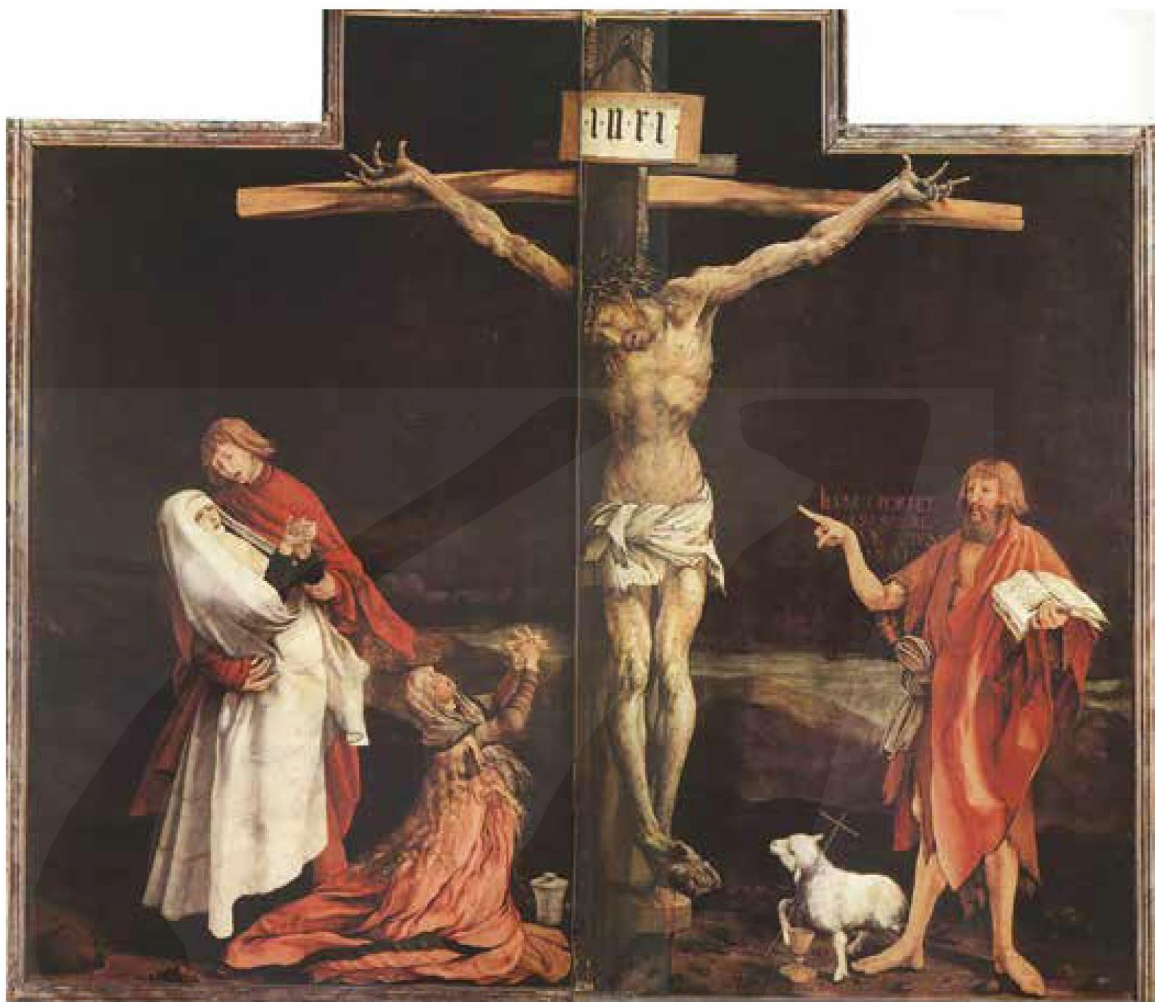
曼特尼亞，〈基督之死〉，
約1500，油彩、木板，
68×81cm，
米蘭布雷拉美術館典藏。

【右圖】

曼特尼亞，〈聖·賽巴斯丁〉，
約1480，油彩、木板，
255×140cm，
巴黎羅浮宮博物館典藏。

羅浮宮的義大利繪畫長廊中，人們還會看到拉斐爾所繪〈抱子聖母〉、〈聖約翰〉等。羅浮宮沒有文藝復興三傑米開朗基羅的繪畫，只有〈反叛的奴隸〉、〈垂死的奴隸〉兩件大理石雕在雕塑部門，彭萬墀每次經過都要多看幾眼。義大利繪畫長廊中又有拉斐爾的老師佩魯吉諾（Pietro Perugino）和米開朗基羅的老師吉蘭戴奧（Domenico Ghirlandaio）等人的作品，不要忘記還有波蒂切利（Sandro Botticelli）、喬爾喬涅（Giorgione）、提香（Tiziano Vecelli）、丁托列托（Jacopo Tintoretto）、威羅內塞（Paolo Veronese）。文藝復興早期與彭萬墀精神最相通的應是曼特尼亞（Andrea Mantegna），羅浮宮有他的〈聖·賽巴斯丁〉、〈榮耀聖母圖〉、〈帕納索斯〉、〈基督之死〉等畫。但彭萬墀感動最深的是〈聖·賽巴斯丁〉和米蘭布雷拉美術館（Pinacoteca di Brera）的另一幅〈基督之死〉（又名〈安息的基督〉），那種基督教殉難精神。說到文藝復興之前的繪畫，奇馬布耶（Cimabue）和喬托（Giotto）都是彭萬墀所愛。13、14世紀的歐洲初早繪畫，多基督受難的主題，基督的受難也是人的受難，這是彭萬墀往後要掌握的繪畫精神。

格呂內瓦德，〈釘十字架〉，1515，
油彩、木板，
269×307cm。



歐洲北方畫派是相對於歐洲南方義大利文藝復興而稱，包括今日荷蘭、比利時，過去被稱為法蘭德斯的地區，以及北部德語區一帶的繪畫，在羅浮宮占另一大部分收藏。法蘭德斯方面，如凡·德·魏登（Rogier van der Weyden）的〈受胎告知〉、凡·艾克（Jan Van Eyck）的〈聖母和掌璽官羅蘭〉、梅姆林（Hans Memling）的〈聖·雅克和聖·多米尼克之間的聖母與聖子〉；德語區方面，如丟勒（Albrecht Dürer）的〈自畫像〉、克拉納哈（Lucas Cranach）的〈站在風景中的維納斯〉、霍爾拜因（Hans Holbein）的〈克利夫的安妮〉等，都是著稱的繪畫。北方畫派畫家中，凡·艾克與霍爾拜因等人對彭萬墀啟發很多，前者在比利時根特的教堂畫〈崇拜神祕羔羊〉的啟示，決定了彭萬墀由抽象走向寫實繪畫；後者在瑞士巴塞爾美術館的〈基督在墳墓中〉一畫、該館中較早於霍爾拜因的格呂內瓦德（Matthias Grünewald）的〈釘十字架〉、還



彭萬墀，〈受難〉，1965，
油彩、畫布，97×130cm。

有法國科爾馬的恩特林德美術館（Musée Unterlinden）中格呂內瓦德的九幅伊森海姆祭壇畫（Isenheim Altarpiece）的〈釘十字架圖〉等，給彭萬墀受難造型的暗示。

羅浮宮收藏的歐洲巴洛克、古典、新古典、浪漫時期作品同樣不勝枚舉。巴洛克藝術有義大利的卡拉瓦喬（Michelangelo Merisi da Caravaggio），法蘭德斯的魯本斯、林布蘭特（Rembrandt van Rijn）；古典藝術有法國的普桑（Nicolas Poussin）、洛漢（Claude Lorrain）；新古典藝術有大衛（Jacques-Louis David）；浪漫藝術有傑利訶（Théodore Géricault）、德拉克洛瓦（Eugène Delacroix）等。這些，彭萬墀都輪流造訪。一個時期，每天彭萬墀能在羅浮宮尚未開放給觀眾之前，先行進館，能在極安靜的氣氛中仔細審視端詳，領會西方歷代大師的名蹟。



凡·艾克，
〈崇拜神祕羔羊〉，
1425-1432，油彩、畫布，
137×237cm，
比利時根特市聖·巴佛教堂
典藏。

〈崇拜神祕羔羊〉的啟示

對歐洲文化藝術有興趣的人來到歐洲，除了看美術館，就是看教堂。中國人初到歐洲，處處見到教堂，教堂中心都供奉著基督受難釘十字架的苦像，這樣沉重鬱悶的氣氛，如惡夢般地讓中國人吃驚詫異，但這裡卻包涵著西方文化的支柱。

因為張弘在布魯塞爾開展覽，希望彭萬墀自巴黎過去看看。彭萬墀想，順路也去參觀一下比利時、荷蘭一帶的美術館和教堂。他早由畫冊上知道比利時根特市（Ghent）的聖·巴佛教堂（St. Bavo's Cathedral），有凡·艾克（Jan van Eyck）的〈崇拜神祕羔羊〉祭壇畫，這一定要去看的。這巨幅祭壇畫由凡·艾克兄弟繪於1425至1432年間，現置於教堂側翼的

〔右頁上圖〕
凡·艾克，
〈崇拜神祕羔羊〉（局部），
1425-1432，油彩、畫布，
137×237cm，
比利時根特市聖·巴佛教堂
典藏。

一室。每日定時由神職人員戴白手套為排隊等候的觀眾打開柵門，然後啟開折合的屏扇。彭萬墀看了〈崇拜神秘羔羊〉，寫下詳細的觀感：

- 二十四幅油畫的折疊分割，在繪畫語言形式上，都有特殊的必要性。各個部門都畫得鉅細無漏，極盡精緻。對自然界的觀察，人物、風景、靜物，從整體到局部，都深入考究。
- 此畫構圖巧妙，空間、設色、光的轉換，加上題材內容的豐富，使得畫面美不勝收。
- 畫家的本領不僅僅在專業技巧，更重要的是他能掌握一切現實物質條件，經由創作的實踐，將所有現實的元素轉化提升到精神境界。
- 〈崇拜神秘羔羊〉整個作品的中心稱〈羔羊的崇拜〉，由三個主題構成。那是石砌銅鑄的天使噴泉、羔羊的祭臺和白鴿的聖靈。畫家必須以形象圖畫來表現這個豐富、複雜、神秘的寓意。畫家將這三個主題，以上、中、下三個據點放在同一垂直線上，來作對比，作辯證。
- 看銅鑄天使噴泉的絲絲泉水，水的流動本來就隱喻著時間；在羔羊祭臺上，羔羊的血液如水，血液的循環聯繫著心跳，維持著生命。心跳的脈搏



【關鍵詞】

凡·艾克的〈崇拜神秘羔羊〉祭壇畫

〈崇拜神秘羔羊〉在比利時根特市的聖·巴佛教堂中，是當時法蘭德斯的畫家凡·艾克於15世紀所作，這巨幅可折疊的木板上油畫，共分二十幅（或二十四幅）畫面。自前面看，分上下兩層。下層中央即大主題畫「崇拜羔羊」、左邊是猶太士師和基督教騎士、右邊是隱士和朝聖者；上層中央是王者基督、童貞女、聖施洗約翰、左側是亞當和歌唱的天使、右側是奏樂的天使和夏娃。轉到背後，上層是四幅「聖告圖」及四位王者聖者，下層依次是奉獻者、施洗者約翰、傳福音的約翰、奉獻者之妻。當時凡·艾克創製了一種完善的油彩溶劑，和油畫的最後塗層——凡尼斯（Vernis），使得他們畫的燦爛色彩一直保留至今幾乎未變。



像口鐘，鐘的擺動猶如分秒，成為時間的計數。另外，這裡還包
含著《聖經》上基督的話：「我的血將變成酒，神奇般打開質變
的意識。」至於鴿翼白衣天使的聖靈，更是金光萬道，道道的光
芒象徵著生命的光輝。光也象徵著時間的明亮。畫幅中構成垂直
線上的三個主題，巧妙地辯證了時間中的變質，由泉水到血液再
上升為光芒。這一切，畫家都是用形象來作對比，自然得不著痕
跡。表面上，一幅燦爛美麗的人物風景畫，卻暗藏著《聖經》中
神祕無盡的寓意，如陽光般的沐浴著人的心靈，滋養著人性。

[左頁圖]

彭萬墀，〈型象的結構 I〉，
1966，油彩、畫布，
100×97cm。

〈崇拜神祕羔羊〉的文化基礎，是建立在基督教精神上。法蘭德
斯畫派的特點是由自然主義提升到神祕主義的境界，使人聯想到17世紀
荷蘭史賓諾莎（Baruch de Spinoza）
的「神性普存於萬物」哲學、林
布蘭特畫作中的神光靈現、維梅
爾（Jan Vermeer）畫中一堵牆、一扇
空窗、一紙書信……處處都透露著
神意。

彭萬墀，〈型象的結構 II〉，
1966，油彩、畫布，
162×130cm。

〈崇拜神祕羔羊〉留給彭萬墀
深刻的印象，在往後的日子裡，常
常會浮現在他腦海中，無論在專業
和生活上，幾十年來，漸漸地化為
他生命積澱的一部分，同時也成為
他對文化反思的佐證。

彭萬墀自荷、比旅行回來，
決定將只談精神表現的抽象繪畫擱
置，由現實再出發，由現實真確深
度的描繪來求精神的境界，自形的
呈現來作形而上的追求。

